



大会

Distr.: General
30 August 202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1(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阿富汗的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4/1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9/150。

** 由于提交单位无法控制的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处理。



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由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在其前几次报告的基础上提交，重点关注 2024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的事态发展。

一. 导言

1. 塔利班夺取政权3年后，阿富汗人民继续面临日益深重的人权、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其性别压迫和排斥妇女和女童的体制化制度，压制民间社会和媒体，并无视正义、不歧视、平等和法治等原则。
2. 尽管如此，阿富汗人民继续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决心。特别报告员与不同群体进行了交谈，包括不顾塔利班禁令努力争取受教育机会的阿富汗女童和青年妇女、冒着安全和生命危险报道侵犯人权行为的记者、记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的妇女权利倡导者以及在国际供资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仍不懈工作、努力提供援助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的勇敢和坚毅必须得到更多的保护、声援和支持。
3. 如前几次报告所述，阿富汗承诺履行其作为主要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的具体义务。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保持对该国的有效控制，因此无论政府的正式更迭是否得到承认，均有责任履行这些义务。特别报告员提醒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履行这些义务意味着不仅要避免采取侵犯行为，而且还要创造一个尊重人权的环境。这包括建立并维护确保法治和促进追责的机构、法律和政策。
4. 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自塔利班掌权以来，冲突大幅减少，从而改善了人道主义准入和其他方面的准入情况，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腐败现象也明显减少，因为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制定并执行了严格的反贪措施。此外，由于塔利班实施了鸦片种植和加工禁令，麻醉品产量大幅降低。但禁毒工作正在对缺乏其他谋生手段的农民和农场工人产生不利影响。
5. 然而，塔利班持续剥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镇压民间社会，歧视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这些行为都有违阿富汗的国际义务和承诺，因而使上述的微小改善大打折扣。该国的任何下一步行动都必须采取包容、协调的原则性办法将人权纳入其中，争取取得明显、可衡量和经独立核实的改善。

二. 工作方法

6.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4/1](#) 号决议提交，概述了阿富汗的人权事态发展，其中重点关注 2024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的事态发展。本报告以下列报告为基础：特别报告员提交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的报告([A/78/338](#))；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阿富汗人权状况的授权报告([A/HRC/55/80](#))以及关于歧视、隔离、不尊重人的尊严和排斥妇女和女童的体制化制度现象的授权报告([A/HRC/56/25](#))。
7. 特别报告员在履行任务时继续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代表沟通，包括分享报告和发言的草稿，提交关于个别案件的指控函，以及寻求获得与人权相关的信息。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已表示不会给他发放访问阿富汗的签证，报告员敦促当局重新考虑这一立场，同时指出连续多项决议均促

请所有有关各方与特别报告员充分合作。拒绝特别报告员进入该国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最佳利益，也无助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搭建与国际社会接触的桥梁。

8. 虽然特别报告员在报告所述期间没有进行国别访问，但他亲自或在网上与阿富汗国内外的广泛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密集接触。这些利益攸关方包括受害者、证人和人权维护者(其中许多为妇女)，还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记者、外交官、学者和其他人士。他还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等其他联合国专家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协作。自特别报告员上次向大会提交报告以来，他对卡塔尔和土耳其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在许多其他国家与阿富汗人会面。他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合作表示衷心感谢。他还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等其他联合国专家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协作。

9. 目前一直持续的联合国流动性危机影响了特别报告员充分履行任务的能力。关键的工作人员员额仍然空缺，而资金的延迟拨付则对差旅和文件活动造成影响。

10. 特别报告员继续在最大限度地遵守独立、公正和准确原则的情况下履行任务，包括采取记录和核实信息的国际最佳做法，尤其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制定的准则和方法。本报告已删去可能暴露个人身份的信息。特别报告员的其中一项任务是记录和保存与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相关的信息，为此他启用了安全的数字资料库。

三. 特别令人关切的群体的人权情况

A. 妇女和女童

11. 塔利班继续对妇女和女童强加和实施性别歧视、压迫、不尊重人的尊严和排斥的体制化制度，这违反阿富汗的国际义务。国际法规定不论经济、政治或文化制度如何，都要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12. 正如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强调的，塔利班强行实施了一系列法令、规则和政策，几乎限制了妇女和女童生活的方方面面，阻止她们行使基本权利，包括行动自由权、受教育权、工作权、获得保健服务的权利、表达自由权和诉诸司法权。虽然妇女和女童首当其冲地受到这些压迫性政策的影响，但其实所有性别的阿富汗人的权利都正在受到剥夺，由此造成毁灭性的长期伤害。

13. 歧视妇女和女童的新措施正在进一步巩固之前宣布的法令。7月，塔利班最高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核准了《弘扬美德和防止罪恶法》，进一步使塔利班对妇女和女童的迫害体制化。该法律进一步将之前施加的限制体制化，包括在公共场所的男子陪同要求、强制性着装规范和男女隔离规定。其他规定进一步加强塔利班对妇女和女童的生活、身体和行为的控制。妇女可能会因在家以外的场所唱歌或说话而受到处罚，而穆斯林妇女则被要求在“不信教”妇女面前遮盖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成年男女被禁止相互看对方的身体和脸。(关于该法律的详情请见第四.A节)。

14. 除了颁布新的法律和法令外，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继续实施性别歧视和压迫制度，包括袭击那些抵抗的人，逮捕和拘留相关人员，并使用监视和身体暴力等手段胁迫男子和男童成为同谋。1 月，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拘留和虐待了数十名据称违反塔利班着装规范的妇女和女童。男子、男童和不同性别认同的人也因未遵守塔利班规定的着装规范而被拘留和虐待。

15. 对妇女和女童权利的限制日益加紧，正在对她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且日益严重的影响。阿富汗妇女和女童说她们感受到压力、孤立和焦虑，尽管她们仍在努力抗争。关于妇女和女童抑郁、自杀和产生自杀意念的报告日益增多。

16. 特别报告员愈发感到担忧的是，塔利班的政策和做法不仅对妇女和女童，而且对男童、男子和不同性别认同的人产生长期影响。如果不加以制止，新一代的人将在一个以非人化和压制妇女和女童为常态的社会中成长，从而带来跨代伤害和思想灌输。一名阿富汗妇女警告说：“我们需要抵制那种认为妇女和女童不需要上学、不应该工作或不应该享有权利的思想。这不能成为常态。”

17. 特别报告员曾警告说，塔利班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别压迫和非人化根深蒂固，可能在阿富汗几代人、特别是男童和青年男子当中播下危险的意识形态种子，这可能在该地区内外造成未来的安全风险。

18. 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塔利班歧视、隔离、不尊重人的尊严和排斥的体制化制度是普遍且系统性的，通过法令、政策和执法实施。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性别压迫制度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包括性别迫害。

19. 与特别报告员会面的阿富汗人(特别是妇女)一再强调，“性别隔离”一词最为准确地描述了对她们造成的所有独特且跨代的伤害。特别报告员还认为，该词概括了塔利班践踏人权行为的体制化本质和意识形态本质。他认为，鉴于阿富汗的当前状况，应推动讨论，商讨以性别包容的界定方式将性别隔离作为危害人类罪编纂成法。

20. 塔利班的性别压迫和歧视制度涉及多个方面，且已体制化，需要对此采取强有力的有效国际行动。特别报告员呼吁采取一种“用尽所有工具的办法”，这种办法将追责与增加记录结合起来，加强对包括妇女和女童、人权维护者以及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在内的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和保护，促进其参与，并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改进。他鼓励开展相关工作，确定和加强利用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司法程序的途径，并追究阿富汗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21. 特别报告员感到极为不安的是，有多份报告称，被拘留的妇女遭受性暴力。特别报告员记录了 2024 年 1 月塔利班在镇压佩戴“不适当”或“不正确”头巾的妇女期间对妇女实施的性暴力。幸存者描述说，她们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遭到殴打和辱骂，有时还遭到性侵犯。一名幸存者回忆说：“他们一边拷问一边打我，把我的头撞到墙上……其中一个人扯下我的头巾，然后摸我的私处”。

22. 来自其他可靠来源的资料进一步表明，在镇压期间有妇女遭到强奸或性侵犯。一些之前曾被拘留的人告诉特别报告员，虽然她们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受性暴力，但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当中仍然遭到污名化和排斥，因为人们不相信她们没有受到侵犯。

23. 对强奸和其他性暴力犯罪保持沉默的文化源于有害的性别成见和社会污名化，尤其是对受害者的指责，这意味着很可能许多罪行仍未得到举报。对妇女行动的限制意味着性暴力幸存者很难获得医疗、心理和生殖保健服务。

24. 特别报告员对家庭暴力或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等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深感关切。在共和国时期，严重的性别暴力就已经非常普遍。然而，这些问题在塔利班的统治下进一步恶化，这与以下因素有关：存在主张男性控制女性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妇女失去经济独立等自主性；关键的法律、保护和支助机制被废除。妇女和女童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女律师和女法官被禁止从业，这些进一步削弱了妇女和女童诉诸司法的机会。

妇女和女童的保护和参与

25. 塔利班夺取政权后，推进阿富汗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努力受到严重破坏。妇女和女童的权利被系统性地剥夺，因此有必要大力强调该议程的保护支柱，该支柱的重点是保护妇女人权维护者，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确保采取促进性别平等的人道主义行动。这些努力仍然十分必要，应得到支持。

26. 将妇女和女童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意味着妇女实际上被排除在阿富汗的政治和决策进程之外。对此，许多散居国外的活动人士(特别是妇女)正在积极进行动员，确保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人权状况。国内外的阿富汗妇女一直呼吁将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声音置于政治和决策进程的中心，这一呼吁得到特别报告员的支持。

27. 特别报告员回顾，根据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各国义务确保妇女平等参与和平与安全决策进程，并促进该进程中的性别平等。他指出，塔利班是在和平谈判之后接管政权的，这些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妇女的权利和声音。需要作出更大努力寻找途径，确保妇女平等、一致、安全和切实参与关于阿富汗的讨论。特别报告员强调，在政治进程中缓慢渐进或滞后地采取包容措施，不太可能为妇女和其他因族裔、宗教、性别、性取向、年龄或其他身份而被边缘化的人带来实质性改变。

B. 儿童和青年

28. 自特别报告员向大会提交上一次报告以来，他收到了关于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的资料，这些侵权行为包括杀害和残伤儿童、使用和招募儿童兵、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绑架、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援助。

29. 尽管自 2021 年以来现行敌对行动大幅减少，但战争遗留爆炸物导致儿童死亡或遭受改变人生的严重伤害的事件发生率仍然高得惊人。尽管自 2021 年 8 月以来，与简易爆炸装置相关的伤亡人数显著减少，但经过 40 多年的冲突，阿富

汗的战争遗留爆炸物污染程度很高，影响到所有 34 个省。据地雷行动司称，2024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有 108 人被战争遗留爆炸物炸死，其中 91 人是儿童(19 名女童、72 名男童)，占总人数的 84%，比例高得惊人，另有 247 人受伤，其中 203 人是儿童(30 名女童、173 名男童)。大多数伤亡者是收集金属废碎料或玩耍的男童。2024 年 3 月 31 日，在加兹尼省有 1 名儿童捡起据信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未爆弹药，导致 9 名儿童(5 名男童、4 名女童)丧生。2024 年 6 月 5 日，在喀布尔省有爆炸物被引爆，造成 3 名女童和 1 名男童受伤。

30. 有可信的报告表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和其他武装团体继续招募儿童参加战斗和承担辅助任务，包括将他们部署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检查站。在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前，包括前政府安全部队在内的多个冲突方均招募了儿童，目前继续需要实施重返社会方案，包括家庭团聚、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

31. 如前几次报告所强调的，特别报告员仍然对性暴力侵害儿童的模式深感关切。其中包括被称为狎戏男童的做法，这是一种在塔利班统治之前就存在的严重虐待和剥削儿童的形式。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弘扬美德和防止罪恶法》禁止狎戏男童。然而，仍然严重缺乏儿童保护机制，这令人不安，在塔利班废除关键法律和政策框架和专门机构之后尤其如此，这使得儿童受害者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服务或诉诸司法的机会。

32. 不断有关于袭击教育机构的可信指控，包括关于身份不明男子对学校进行实体攻击以及逮捕和拘留教育工作者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还收到报告指出，一些地区的学校被用作塔利班的军事基地，还有报告指出武装团体在教育设施附近发动袭击。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可能会使学校成为军事目标。它还影响到儿童享有受教育权的机会，违反了阿富汗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受教育机会

33. 3 年来，阿富汗女童被禁止接受六年级以上的教育。当塔利班初次掌权时，其领导人说，将暂停女童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直至相关条件符合伊斯兰规则为止；现在他们又说，教育是一个“内部问题”，目前还不清楚学校何时或是否会重新向女童开放。受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人权，也是实现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剥夺女童和妇女的受教育权造成了一连串影响深远的基于性别的伤害，如果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时间越长，伤害就越大。

34. 女童和青年妇女由于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未来前景大为受限，她们面临更大的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风险，更可能面临身体健康问题以及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且更容易遭受性别暴力。童婚和早婚不仅侵犯了性权利和生殖权利，而且使女童和青年妇女面临更大的早孕和妊娠并发症风险。将女童排除在教育之外不仅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而且还将严重影响阿富汗的长期发展。

35. 尽管有禁令，女童和青年妇女仍在寻找其它创新性的、有时是秘密的方式继续学业。特别报告员会见了一些青年妇女，她们正在参加在线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并利用在线平台继续学业。报告员赞扬她们专注投入和坚持不懈的

精神，但他指出，这种机会往往仅限于那些有财力、技术等手段获得这些机会的女性。

36. 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女童和妇女受教育权被剥夺的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塔利班的统治下，男童和青年男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正在减少，教育质量也在下降。男校解雇女教师后，往往让没有资历或资历不足的男教师取而代之，同时有报告称，体罚——这是阿富汗学校长期存在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在经济压力日益加重的背景下，许多男童辍学去找工作和养家糊口。

3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采用和推广伊斯兰学校教育的情况有所增加。在共和国时期，政府试图对伊斯兰学校进行监管，以规范宗教教育，打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塔利班自掌权以来大力推动宗教教育。据事实上的教育部副部长称，截至 2023 年 8 月，阿富汗各地有 339 959 名学生就读于国立伊斯兰教学校，其中 95 662 名是女童。

38. 有人对伊斯兰教学校的教学内容感到关切。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有报告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学校被用来宣传塔利班的意识形态，包括其对妇女和女童的体制化歧视和压迫。需要展开进一步研究，包括研究这些学校在阿富汗境内和境外播下不稳定种子的可能性。

39. 被排除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之外的女童越来越多地转向教育质量参差不齐的伊斯兰教学校。一些学校只提供基本的学习机会，而其他一些学校则提供进阶课程，包括英语和信息技术等科目。特别报告员强调，伊斯兰教学校的宗教教育应补充而不是取代“谋人格之充分发展”的基础教育。¹

C. 少数群体

40. 阿富汗拥有约 4 100 万来自不同族裔、宗教和语言背景的人口。这种丰富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一个群体可以声称代表整个国家，或者定义何为阿富汗人。²

41. 尽管如此，塔利班强加的治理形式既不包容也不代表民众。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主要由逊尼派普什图族男子掌控，在高级职位上尤其如此。虽然塔利班声称高度重视加强团结，但非塔利班的族裔、宗教和语言群体继续遭到歧视、排斥和边缘化。来自这些群体的妇女和女童面临着更严重的交叉形式歧视。

42. 基于族裔和宗教的偏见和成见早在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掌权之前就已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有可信指控称，存在基于族裔和(或)宗教原因对受保护群体(特别是哈扎拉族人)犯下严重罪行的情况。特别报告员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人权持续受到侵犯和践踏的模式仍然深感关切，这种模式往往与某些群体被认为是支持塔利班或反对塔利班有关。他还对普遍存在的反普什图人情绪以及日益严重的族群间紧张关系和不信任感到关切。

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第一款。

² 在阿富汗，“少数群体”一词有时会引起争议。就本报告而言，按照少数群体问题特别报告员使用的定义(见 A/75/211，第 20 段)对少数群体进行描述。

43. 特别报告员强调不歧视以及保护和促进少数群体权利的重要性，这些权利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和文化权利。他对塔利班继续损害这些权利的行动感到不安，例如，塔利班禁止宗教庆祝活动，从图书馆没收与什叶派相关的书籍，禁止将科学著作翻译成乌兹别克文和土耳其文。

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和威胁

44. 什叶派穆斯林、以什叶派为主的哈扎拉族人和苏菲派群体等宗教少数群体面临持续的暴力和威胁。

45. 什叶派群体、特别是什叶派哈扎拉族人继续成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袭击的目标。2024 年 1 月 6 日，在喀布尔一个什叶派哈扎拉族人占多数的地区，一枚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简易爆炸装置炸毁了一辆公共汽车，造成 6 名平民死亡，20 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男性。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并说其目标是“异教徒”。8 月 11 日，在同一个居民区，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炸毁了一辆公共汽车，导致 2 人死亡，13 人(8 名男子、4 名妇女和 1 名男童)受伤。据媒体报道，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4 月 29 日，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 1 名枪手向赫拉特省 Sahib-u-Zaman 清真寺内的礼拜者开火，这延续了袭击什叶派礼拜场所的模式。6 人(4 名男子、1 名妇女和 1 名男童)在袭击中丧生。

46.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成员还声称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也进行了袭击。例如，5 月 17 日，1 名枪手在巴米扬省的一个市场向基督教徒和什叶派教徒开火，导致 2 名阿富汗人和 3 名西班牙国民丧生，另有 6 人受伤。据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称，有 7 人因该事件被捕。

47. 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袭击宗教少数群体，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却未能保护这些群体，这些都加剧了恐惧和不信任。如前几次报告所述，过去一直是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袭击目标的锡克教和印度教群体几乎全部都离开了阿富汗。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有报告称，塔利班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促进归还在前政府统治时期从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没收的财产，并展开工作，鼓励来自上述群体的人返回阿富汗。

48. 针对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暴力和威胁也来自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特别报告员记录了事实上的安全部队官员在 2024 年 7 月(即穆哈兰(伊斯兰教历的第一个月)月初)任意入室搜查时对什叶派人士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和破坏财产，有时还包括非法杀害。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些事件。有时，在进行入室搜查时还伴有辱骂和使用贬损性语言。

49. 在什叶派群体纪念阿舒拉节期间安保措施有所加强，入室搜查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在纪念活动开始之前，塔利班对什叶派教徒发布了严格的准则，其中包括限制在公共场所展示旗帜、横幅和标志，并下令不得组织公共集会。这些限制措施以安全考虑为理由。

50. 特别报告员继续从阿富汗各省收到关于土地纠纷的资料。许多纠纷涉及族裔和部落层面的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和气候相关因素。特别报告员对在这些情况下发生暴力的报告感到震惊，并重申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责任调查关于威胁和暴力的指控，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51. 在与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访谈中，特别报告员记录了有人(特别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官员)频繁使用“卡菲尔”(“不信教者”)一词的情况。该词被普遍用于与非塔利班活动有关联的个人。1 名什叶派哈扎拉族男子描述了这种言语的影响：“他们说，‘你是不圣洁的，你不属于这个国家’。这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会或国家再也没有一席之地了。”

52. 特别报告员强调，排斥性语言及其常态化具有将受影响群体“他者化”的效果，往往导致进一步的歧视和边缘化。

D.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53. 阿富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继续因其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而遭到迫害和被定罪。特别报告员与在被塔利班当局拘留期间遭受性暴力、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阿富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进行了会面，并对多份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被公开处以鞭刑的报告感到震惊。2024 年 8 月 12 日，事实上的最高法院宣布，瓦尔达克省 Jalrez 区的 2 名男子因“鸡奸”指控被判处各 39 鞭和 13 年监禁的处罚。

54. 以女性形象示人的阿富汗女同性恋、双性恋和间性者遭受强迫婚姻和家庭暴力的风险更大。男同性恋和跨性别男子特别容易被刑事定罪和遭受公开暴力，尤其是鞭刑。特别报告员还收到资料指出，跨性别妇女由于受到威胁、暴力和骚扰而难以获得教育。一名男同性恋者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你的性别认同，或者你的性别认同被认为是不一样的，你就会成为针对目标”。

55. 许多阿富汗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很难获得适足的支持和服务，而且缺乏根据这些群体的具体需求和独特脆弱性量身定制的方案。先前已存在的歧视、虐待和发生更多暴力的威胁使情况变得更加严重。那些选择移居国外的人在获得支持方面面临持续的挑战，并担心在一些收容国遭受歧视和暴力。

E. 残疾人

56. 阿富汗是世界上残疾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数十年的冲突和贫困导致 100 多万阿富汗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身体残疾，这往往影响他们的行动能力、视力或听力。

57. 残疾人受该国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尤为严重，而提供康复服务、职业培训、就业机会、社会举措、领导能力培训和小额信贷等服务的国际和国家组织的撤出又加剧了这一危机。残疾人维权人士告诉特别报告员，人道主义援助往往不能全面惠及残疾人。那些生活在偏远或难以到达的地区的残疾人面临更大的脆弱性。

58. 塔利班的性别压迫和迫害意味着残疾妇女和女童面临多重交叉形式歧视，使她们更容易遭到侵犯和虐待。对妇女行动和工作权的严格限制不仅对残疾妇女和青春期少女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对支持其他残疾人的妇女产生不利影响。一名妇女解释说：“想象一下一名生活在阿富汗农村的妇女，她有一个残疾孩子。她会有何感受？恐惧、被遗弃和被排斥”。

59. 对社会保护方案进行评估很具挑战性。一些阿富汗残疾人报告说，自塔利班掌权以来，他们没有获得任何财政支助。那些对此有所抱怨的人有时会遭受暴力。事实上的烈士和残疾人事务部在提供残疾人援助金时做法不一致且带有偏见，特别报告员对此仍然感到关切。他收到资料指出，与塔利班有关联的残疾人所获金额大约是因冲突致残的非塔利班人所获金额的两倍。

四.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A. 法治和司法

60. 塔利班在掌权后暂停实施2004年《宪法》，并宣布将评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的所有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传统。迄今为止，立法和其他法律渊源的地位仍然极为不明确，导致缺乏一致性和法律确定性。塔利班继续通过发布符合其对伊斯兰教法的解释的法令和指示来进行治理。这些法令和命令中有许多是未公布或口头发布的，这造成了更大的法律不确定性。尽管缺乏法律确定性，塔利班发言人 Zabihullah Mujahid 坚称，该国不存在法律真空。

61. 新颁布的《弘扬美德和防止罪恶法》对人民生活的公共和私人领域施加了重大限制。该法律除了重申和扩大对妇女和女童的限制外，还对男子和男童规定强制性着装规范，例如就允许的头发和胡须长度作出规定。该法律还确认将自愿的同性性关系定为刑事犯罪，并禁止与“非信徒”交友或帮助“非信徒”。其他条款侵犯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对表达自由施加严重限制(这将尤其影响到媒体自由)，并禁止“非伊斯兰的”仪式和庆祝活动。该法律赋予事实上的道德警察广泛全面的权力，并鼓励民众为该法律的实施作出贡献。根据该法律，其条款适用于阿富汗境内的所有机构、公共场所和居民，这使人们严重关切联合国和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国发挥的影响。

62. 法院继续在程序不规范且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运作。共和国时期的法官被有计划地撤职，取而代之的是塔利班成员，他们在没有受过适当法律培训的伊斯兰教法官的指导下行事。所有法官都是男性。虽然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声称塔利班法官精通伊斯兰教法，并通晓阿拉伯文，但执业律师表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律师还告诉特别报告员，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已下令援引一些未译成达里语和普什图语这两种民族语言的伊斯兰教法渊源，这使得不熟悉阿拉伯文的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难以理解相关法律的起源或含义，从而导致法律不够明确，而且其适用往往具有任意性。

63. 事实上的司法部正继续展开重新颁发律师执照的程序，自 2021 年 8 月以来颁发了约 1 430 张律师执照，颁发对象全部为男性。妇女连续第三年被禁止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女法官和女律师仍然被禁止从事法律工作。这种情况进一步削弱了妇女和女童诉诸司法的机会。

64. 尽管相关部门为重新颁发律师执照作出了努力，但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辩护律师短缺的报告，尤其是在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也报告说在续办执照方面遇到困难，有些组织甚至收到停止活动的警告。工作人员短缺和案件积压意味着个人经常在审判前被长时间羁押。

65. 2024 年 4 月，事实上的最高法院在分发的一封信中指示辩护律师在每宗案件最多收取 5 000 阿富汗尼(约 70 美元)。被发现收费过高的律师可能会被吊销执照。理论上，此举为来自贫困社会经济背景的人提供了更大保护。不过，民间社会团体担心，设定收费上限可能会使律师不愿接手政治案件或其他敏感案件。

66. 2024 年 1 月，事实上的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份关于共和国时期判决的家庭案件的通函。该通函承认妇女与配偶离婚和(或)法定分居的有效性，前提是要符合四大逊尼派法学派中至少一个学派的规定。个人必须提交一份正式的法庭文件，而实际上许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被认为不相符规定的离婚和法定分居被认为是无效的，这导致一些妇女被迫回到危险的境地。来自什叶派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妇女受到尤其严重的影响，因为该通函排除了贾法里法学派。

B. 侵犯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67.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继续实施法外处决。尽管塔利班于 2021 年 8 月宣布大赦，但在报告所述期间，前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成员继续成为针对目标。此外，不断有可信的报告指出，全国抵抗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成员遭到杀害。

68. 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继续通过采取任意逮捕和拘留手段镇压异见人士。特别报告员记录并收到了关于逮捕和拘留记者、人权维护者和其他批评塔利班的人的指控。紧随一些拘留事件之后的是相当于强迫失踪的行为。有持续且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塔利班官员、特别是事实上的情报总局官员和事实上的警察在逮捕、拘留和审讯期间对人们实施酷刑或其他虐待。一名媒体工作者在被指控批评塔利班后于 2024 年初被情报总局官员拘留，他描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他们蒙住我的眼睛，绑住我的双手，把我押上车，关在一个黑暗的地窖里。我遭受了肉体折磨和性暴力，包括被毒打和受到持枪威胁”。

69. 因缺乏法律保障，包括缺乏接触律师的机会且其他正当程序权利被剥夺，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有可靠的报告指出，一些省的法院拒绝包括儿童在内的被告与他们的律师接触。

70. 塔利班继续公开使用构成酷刑和其他虐待的体罚。自 2024 年初以来，对固定刑、同态复仇和酌定刑罪行的处罚数量似乎出现了惊人的增加。根据事实上的最高法院的官方公告，2024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约有 276 人(230 名男子和 46 名妇女)因此类罪行受到处罚。虽然在 80 份官方公告中报告的绝大多数罪行是盗

窃和通奸等罪行，但人们也因鸡奸、同性恋、离家出走和协助妇女离家出走等“罪行”而受到处罚，这突出表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其他多元性别者以及顺性别妇女面临特定风险。

71. 塔利班最高领袖在 2024 年 3 月播放的一段录音讲话中重申了塔利班对实施公开鞭刑和石刑的承诺，包括对被指控通奸的妇女实施此类刑罚，在此后不久，5 月至 6 月的处罚数量显著增加。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于 2024 年 6 月 4 日在萨尔普勒省公开鞭打了 63 人(48 名男子和 15 名妇女)，每人被鞭打 15 至 39 下。

C. 侵犯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

7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表达、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空间进一步缩小。人权维护者、律师、记者和民间社会成员因其开展的工作而面临持续的威胁、恐吓和骚扰，包括被逮捕和拘留。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执照被吊销或不予续期。尤其使特别报告员感到不安的是，他于 2024 年 8 月收到的资料称，事实上的经济部目前拒绝向一些组织颁发新执照，除非它们从组织名称中删除“妇女”、“民主”和“正义”等用词并支付罚款。

73. 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充满挑战，除了面临威胁、骚扰、恐吓和拘留等风险外，还受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施加的一系列限制。因开展工作而被拘留的记者往往被指控与外国媒体合作或发表批评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信息。那些报道人权及侵犯妇女和女童行为等敏感话题的记者尤其面临风险。女记者的处境更加艰难，特别是由于塔利班对妇女的行动自由和工作权进行限制。

74. 媒体工作者还报告指出，他们受到监视和让他们停止工作的口头威胁。这种威胁，再加上被逮捕和拘留的风险，显然会引发自我审查，并加剧不安全感。正如一名女记者所解释的：“他们想让我闭嘴。他们想阻止人们、尤其是报道妇女权利状况的记者发声”。

75. 安保和安全关切问题不仅涉及记者，还涉及他们的消息来源和采访对象。特别报告员收到令人担忧的报告称，受害者及其亲属在向媒体讲述侵犯人权行为后受到威胁和监视，有时甚至被拘留。

76. 对记者的威胁、恐吓和拘留是在加紧压制新闻自由(包括关闭媒体单位和进行审查)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发生的。2024 年 5 月 8 日，媒体投诉与权利侵犯问题委员会禁止阿富汗记者与一个名为“阿富汗国际”的电视新闻频道合作，该频道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塔利班当局还禁止在公共场所播放该频道，并警告记者和专家不要与该媒体合作。在一个月前，即 4 月，委员会暂停了 Noor 电视台和 Barya 电视台这两家本地私营电视台的运营，理由是其所有者一再违反“国家和伊斯兰价值观”。委员会发言人说，在调查完成之前，这两家媒体都不能继续运营。

77. 塔利班正在审查印刷出版物，对获取和传播多元思想的途径进行限制。1 月，事实上的管辖当局从喀布尔的多家书店和出版社没收了数千本书籍，此前这些书籍因“违反国家和伊斯兰价值观”或促使阿富汗人分裂而被禁。其中许

多书籍是由阿富汗作家用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撰写或翻译而来的，其内容专门关注塔利班。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均受到检查，以确保它们没有储存违禁书籍。特别报告员收到的进一步资料表明，塔利班曾要求印刷厂作出书面承诺，保证不印制违反塔利班政策的材料。

78. 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也受到限制。妇女继续抗议塔利班对她们生活和权利的严格限制，她们越来越多地在非公开场合进行抗议，以避免遭受暴力和镇压的风险。2024 年 3 月，女性抗议者在国际妇女节前后在若干私人场所举行了一系列集会，高举写有“权利、正义、自由”等口号的标语。2024 年 8 月，在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三周年的前几天，塔哈尔省的妇女走上街头，抗议塔利班的政策。

79. 人权维护者和抗议者 Manizha Seddiqi 因倡导妇女权利而被任意拘留 6 个多月后于 2024 年 4 月 7 日获释，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动。同样在 4 月，教育活动家 Siddiquallah Afghan 因其开展的工作于 2023 年 10 月被任意拘留后获释。但他的同事 Ahmad Fahim Azimi 先前被判处 1 年监禁，目前仍被拘留。特别报告员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80. 还有令人不安的报告称，抗议者遭到暴力镇压。由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开始摧毁罂粟作物，5 月至 7 月期间在巴达赫尚省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抗议者还指责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在罂粟铲除运动期间骚扰和恐吓人民。5 月初，事实上的安全部队与抗议者在 Darayim 区和 Argo 区发生冲突，导致两名男子丧生，这引发了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虽然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但没有报告任何进展。

五. 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人道主义状况

81. 日益加深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正在阿富汗的每一个角落蔓延，经济形势恶化、人道主义援助减少、以往冲突带来持续影响以及气候引发危机等情况更是火上浇油。这些危机与塔利班体制化和系统性的性别压迫政策有关，并因这些政策而加剧。

A. 贫困、失业和工作权

82. 2021 年及 2022 年财政年度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 26%。2023 年，经济活动停滞不前，专家一致认为，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善。人口增长意味着人均收入可能会下降，预计在减少贫困、粮食不安全和失业方面不会有任何改善。

83. 预算和支出缺乏透明度。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没有公开通报 2023 年的支出，也没有公开 2024/25 年预算的详细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 2022 财政年度，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将大约一半的预算分配给安保支出。非官方来源显示，在 2023 财政年度，类似比例的预算也被分配给安保支出。

84. 特别报告员提醒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它有义务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尽可能采取措施，逐步充分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有义务至少满足每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最低基本水平。

85. 2022 年 4 月，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宣布全面禁止鸦片的种植、生产、加工和贸易。自此之后，事实上的安全部队开展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执法运动，旨在阻止农民种植鸦片罂粟和开展罂粟铲除活动。其结果是鸦片种植量大幅减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23 年的总种植量减少了 95%，但巴达赫尚省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种种迹象表明，种植量的总体下降趋势将在 2024 年继续。与此同时，甲基苯丙胺等其他非法药物的生产仍在继续。

86. 虽然鸦片种植减少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禁令及其执行正在对缺乏其他谋生手段的小规模罂粟种植者和农村家庭产生重大且广泛的经济影响。与此同时，没有对现有罂粟储存采取任何行动，这些罂粟的价值在禁令颁布后有所上升。其结果是，拥有大量鸦片储备的有地农民和商人(包括塔利班高级官员)正从上升的利润和购买力中获益，而小农却在经济上苦苦挣扎。如上所述，鸦片种植禁令及其经济影响在某些地区遭到农民和农场工人的抵制。

87. 妇女的工作权仍然受到极大限制，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对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领域和类型设置了限制。在众多限制妇女就业的规定中又增加了以下两项：2023 年 10 月，妇女被禁止在非政府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2024 年 5 月，塔利班的一项法令将被迫居家办公的女性公务员的月薪降至 5 000 阿富汗尼(约 70 美元)，不论其资历或经验如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阿富汗女性劳动者占所有劳动者的比例从 2022 年的 11% 下降到 2023 年的 6%。没有妇女收入的支持，家庭有可能陷入更深的贫困。

88. 虽然塔利班允许妇女在私营部门工作，但女企业家和由妇女领导的企业在开展业务时面临一系列障碍，包括无法进入公共场所和市场，以及被要求遵守男子陪同规定。系统性的性别压迫也意味着男性供应商、店主、大型贸易商和批发商往往不愿与妇女打交道，因为担心遭到塔利班的报复。

89. 虽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下已作出努力支持女企业家和相关企业，例如开展小额信贷举措，但妇女仍面临重大障碍，难以从这些工作中受益。挑战包括难以满足相关的文件要求(包括登记要求)、受到与性别相关的行动限制以及缺乏符合伊斯兰教法的金融产品。

90. 特别报告员强调，支持该国经济复苏的努力如果不能解决系统性和体制化的性别歧视问题，从长远来看可能是无效的。

91. 面对长期且日益严重的贫困以及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多个群体被迫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包括借钱、出售资产和减少食物摄取量。特别报告员对儿童受到的影响感到特别关切，尤其是不断有报告称童婚(特别是强迫女童结婚)、童工、家庭奴役、人口贩运和性剥削现象日益增多。

92.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为最脆弱和面临最大风险的人落实社会保护机制。对此，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包括退休公务员在内的老年人自 2021 年 8 月以来一直没有领取到养恤金。在塔利班接管政权之前，估计有 150 000 名养恤金领取人每月领取养恤金。2024 年 4 月，根据塔利班最高领袖的指令，事实上的财政部宣布国家养恤金制度已被废除。目前仍不清楚是否能向退休人员提供支助或将提供何种支助。

93. 鉴于经济和人道主义形势严峻，特别报告员呼吁采取超出人道主义援助范围且不会使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受惠的支助措施。一个未被充分使用的供资来源是阿富汗人民基金，其资产总额约为 38 亿美元，另有 35 亿美元因有国内法律纠纷尚未解决而仍留在美利坚合众国。尽管该基金有可能帮助应对阿富汗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但至今尚未提供任何能造福阿富汗人民的资金。阿富汗银行是阿富汗的中央银行，受塔利班控制，缺乏独立性，而且在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措施方面执行不力，这些都是造成资金拨付延迟的部分原因。

94. 特别报告员支持安全理事会继续对塔利班某些成员及与之关联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同时也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第 2664(2022)号决议中的重要豁免，该豁免允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开展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其他活动。特别报告员重申过度遵守制裁制度的风险，并强调这种制度不应给平民造成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

95. 虽然特别报告员支持阿富汗人民取得社会经济进步，但他指出，这应当以对人权负责的方式实现。随着塔利班积极寻求外国投资且贸易量有所增加，企业遵守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变得至关重要。公司有责任在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接触之前进行人权尽责调查，以力求防止或减轻不利的人权影响。

B. 流离失所、自然灾害和环境

96. 尽管自 2021 年以来，与冲突相关的流离失所现象大幅减少，但阿富汗仍有约 320 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 580 万人在邻国登记为难民，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其次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耳其。

97. 自 2023 年 9 月以来，返回阿富汗的人数激增。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7 月，在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实施“非法外国人遣返计划”后，超过 64.5 万人从邻国巴基斯坦返回。根据该计划，没有有效身份证件的外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富汗人)有 28 天的时间“自愿”离开该国，否则将面临驱逐出境。巴基斯坦政府最近决定将登记证明卡的有效期限延长 1 年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级官员也宣布，无证外国人应在 2024 年底之前离开该国，此举将再次对阿富汗人产生尤其严重的影响。特别报告员提醒所有国家，根据习惯国际法，它们有义务遵守不推回原则。

98. 返回阿富汗的人们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缺乏住所和住房、谋生机会有限以及获得教育和保健等基本服务的机会受到限制。不过，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在

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支持下协助了在艰难条件中从巴基斯坦返回的人员，特别报告员对此表示肯定。

99. 不断有报告指出存在强迫迁离现象，强迫迁离导致了进一步的流离失所。特别报告员收到可靠资料称，2024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喀布尔有住宅和商业地产遭到破坏和拆除，现有居住者据称被逐出这些土地。拆除目标似乎是非正规住区，其居民包括易受伤害的家庭和已在境内流离失所的个人。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提供或提供了何种支助或补偿。

100. 特别报告员还对自然灾害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影响表示关切。阿富汗经常发生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人口流离失所，房屋和财产被毁，自然环境遭到破坏。5 月，大雨造成的严重洪灾在巴达赫尚省、巴格兰省、法里亚布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平民死亡和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房屋和企业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或摧毁。由此造成的生计损失使本已苦苦挣扎的群体面临进一步的经济困难。

101. 这一情况凸显了阿富汗在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中所面临的风险。特别报告员指出，阿富汗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需要获得援助以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102. 在长达 40 多年的冲突中，所有各方都曾使用造成巨大环境损害的方法和武器，这使阿富汗变得更不适宜居住，对儿童和后代的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报告员强调，需要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和补救对环境的损害。他鼓励冲突各方为补救措施提供资金，从而使阿富汗今世后代有机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健康、有尊严地生活和繁荣发展。

C. 人道主义状况和应对措施

103. 估计 2024 年将有 2 370 万人——超过该国的一半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情况因医院和保健设施、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交通网等民用基础设施不断恶化而变得更加严重。尽管需求巨大，但截至 2024 年 5 月，只有 28% 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得到了援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道主义供资严重短缺。截至 2024 年 8 月，只有 25% 的人道主义应急预算获得了供资。其结果是，人道主义行为体被迫优先支助最弱势的群体，并在某些情况下被迫暂停甚至关闭人道主义项目。

104. 人道准入和行动受到限制，特别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及其武装部队设置了官僚和行政障碍，这些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人道主义应急工作面临进一步挑战。尽管自 2021 年以来冲突大幅减少意味着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该国所有地区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援助组织在开展活动时继续受到干扰。这包括要求提供敏感的工作人员信息，试图干扰对受益人的选定，以及拖延登记或文件审批程序。

105. 阻碍实现全面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对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持续禁令及其执行。人道主义组织报告称，对妇女参与的限制影响了它们的行动，这些限制包括限制妇女出现在援助分发地点和参加评估，以及拘留

和威胁女性援助工作者。对女性人道主义工作者的持续禁令正在对人道主义行为体接触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也严重影响了这些行为体提供应对性别暴力方案的能力，包括为性暴力和其他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提供方案的能力。

106. 如上所述，特别报告员仍然对阿富汗境内普遍存在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情况感到关切。估计有 120 万平方米的土地受到地雷、简易爆炸装置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污染。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存在对人们接受教育、使用保健设施和获取谋生机会产生重大影响。它们还对那些在流离失所后返回家园和社区的平民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构成威胁。保健设施短缺，在农村和偏远地区尤其如此，这使得伤者难以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继续在扫雷、开展减少风险教育和向幸存者提供援助方面开展重要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受到人道主义资金危机的重大影响，一些项目已被迫停止，而其他项目则面临于 2024 年关闭的风险。

六. 文化权利

107.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阿富汗丰富的历史、艺术和文化遗产继续遭到破坏。多种传统庆祝活动如今被法律禁止，例如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登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诺鲁孜节(阳历的第一天)和雅尔达节(在冬至日举行)。各群体不允许聚集在一起庆祝，而是被迫私下或在采取严密安保措施下进行这些活动。这强化了排斥和歧视的观念。

108. 塔利班坚持禁止聆听或播放被认为是“非伊斯兰”的音乐。那些被发现携带乐器的人会遭受暴力、虐待和骚扰。2024 年 7 月，巴达赫尚省和萨尔普勒省事实上的弘扬美德和防止罪恶部证实有数十件乐器被毁坏，特别报告员看到了这些乐器的照片，其中许多是从婚礼大厅、酒店、餐馆和人们家中收缴而来的。

体育运动

109. 今年正值第三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阿富汗妇女和女童仍然被禁止行使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塔利班禁止她们进入公园和健身房，而男子陪同规定则使得从事户外运动极为困难。禁止妇女和女童参加体育运动，除了将她们排除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外，还对她们的身心健康和福祉产生严重的有害影响。

110. 尽管有这项禁令，流亡在外的阿富汗女运动员仍然能够作为阿富汗官方代表队队员或难民代表队队员参加 2024 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阿富汗代表队由 3 名阿富汗妇女和 3 名阿富汗男子组成，但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并不承认这些女队员。

111. 逃离该国的阿富汗女运动员批评道，国家和国际体育机构对她们缺乏支持。特别报告员表示关切的是，一些体育机构似乎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其让妇女和女

童参与进来的组织义务，特别报告员还呼吁国家和国际体育机构与阿富汗女运动员进行协商，并采取果断行动给予她们支持。

七. 国际应对措施

112. 2023 年 12 月，安理会通过第 2721(2023)号决议，其中强调阿富汗面临的人权和人道主义挑战，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权利方面的挑战，并强调妇女在阿富汗社会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让她们充分、平等、切实和安全地参与进来的重要性。该决议鼓励会员国和相关利益攸关方审议开展联合国授权的独立评估并执行其建议，特别是关于以更加一致、协调和有序的方式加强国际参与的建议。该决议还请秘书长与其他各方协商，任命一名阿富汗问题特使。迄今尚未任命特使。

113. 联合国于 2024 年 2 月 18 日和 19 日以及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在多哈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为阿富汗规划政治前进道路。国际特使、联合国官员和民间社会代表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塔利班没有出席会议。不过，塔利班派代表参加了在 6 月和 7 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该会议的重点是私营部门企业和禁毒。第二次会议因未能将人权、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列入正式议程而广受批评。此外，阿富汗妇女和非塔利班阿富汗人被排除在正式会议之外。不过，7 月 2 日邀请了少数几名阿富汗妇女和非塔利班阿富汗人向特使介绍情况。

八. 结论

114. 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至今已有 3 年多。自此之后，尽管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最初声称会遵守各项国际人权条约，但其镇压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却日益增多。这一点在当局压迫和迫害妇女和女童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政策正在得到积极执行和巩固。日益明显的是，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几乎没有或根本不打算为六年级以上的女童重新开放学校或为妇女重新开放大学。未能追究事实上的管辖当局的责任，不仅会加剧有罪不罚现象，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助长当局的气焰。

115.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未能找到有效的办法来打击塔利班的行为，也未能明确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战略来改善状况。这正在对阿富汗人民的生活造成破坏性影响，他们正在遭受日益增加的深重伤害。会员国也没有履行自身的人权承诺和义务，包括根据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作出的承诺和承担的义务。

116. 特别报告员一贯强调，在与阿富汗进行接触时，必须采取有原则、以人权为中心的办法。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进行的任何正常化接触都应在人权状况方面取得明显、可衡量和经独立核实的改善为基础。只要有改善之处，就应予以承认和支持。如果人权状况、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状况没有得到切实改善，会员国也必须采取相应行动。

117. 塔利班的体制化性别压迫和迫害制度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产生深远的跨代危害，其影响将是巨大和持久的。它还有可能造成远远超出该国边界的未来安全风险。这一制度在全球是前所未有的，塔利班及其性别迫害政策的常态化也将产生全球影响。此外，它可能会加剧全球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倒退，为其他政权作出不良示范，助长世界各地厌恶女性者的气焰。

118. 基于人权的包容性办法将会增强阿富汗及其邻国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而没有充分尊重人权的治理则会削弱这一可能性。任何有关阿富汗未来的政治进程都必须将人权置于其中心位置。不这样做既不道德，还可能危及阿富汗实现稳定、包容和繁荣的可能性。

九. 建议

119.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其中许多建议或未得到执行，或仅得到部分执行。

120. 特别报告员建议事实上的管辖当局：

(a) 依照阿富汗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履行责任，包括扭转违反这些国际义务的政策和做法；

(b) 立即采取措施，废除剥夺妇女和女童权利和基本自由的体制化性别压迫制度，措施包括：

(一) 立即废除所有歧视性法律、法令和命令，包括《弘扬美德和防止罪恶法》；

(二) 重新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机会，使其能平等、包容和公平地获得各年级和各科目的全面优质教育；

(三) 取消对妇女和女童行动自由的限制；

(四) 确保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保健服务，包括身心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五) 立即恢复妇女在所有部门工作的权利，包括为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工作的权利；

(c)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所有儿童免受有害做法，包括武装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性暴力和性剥削、强迫婚姻、奴役和贩运；

(d) 促进包容，避免歧视来自某些族裔、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的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调查对他们施加暴力的责任人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e) 立即暂停死刑以及构成酷刑或虐待的体罚和其他处罚；

(f) 防止官员或代表官员行事的其他人实施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失踪、法外处决、酷刑或虐待等罪行，迅速对所有相关案件进行彻底调查，并在公平审判后根据国际标准惩处施害者；

(g)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行使人权而被拘留的人，保障被拘留者的权利，确保审判符合国际标准；

(h) 确保向所有阿富汗人提供基本服务，特别关注弱势和边缘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属于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的人、老年人和残疾人；

(一) 撤销拒绝特别报告员进入该国的决定，并与特别报告员和其他联合国人权机制进行建设性接触，为特别报告员和人权机制访问该国提供便利。

121. 特别报告员建议会员国：

(a) 紧急通过一项全面行动计划，以解决阿富汗的人权、人道主义和政治危机。该计划应明确规定塔利班的人权基准、执行时间表以及负责监测和报告进展情况的机构。应作出具体努力，与妇女、儿童和青年、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其他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协商；

(b) 确保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进行的任何正常化接触都基于在人权状况、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人权状况方面取得明显、可衡量和经独立核实的改善，并确保根据明确规定的人权基准评估改善情况；

(c) 确保阿富汗妇女代表能够平等、切实和安全地参与所有讨论国家未来的活动，包括在确定国际社会对事实上的管辖当局采取的政策时；

(d) 采取积极措施，将阿富汗的状况切实列入国际议程，特别是国际和多边论坛和机构，包括专门处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和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的论坛和机构；

(e) 确保为解决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持续供资，包括增加对阿富汗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妇女领导的组织和妇女权利组织供资；

(f) 在遵守严格的保障措施的前提下，释放属于阿富汗人民的资产，为中央银行和人道主义行动提供资金，造福全体阿富汗人民；

(g) 确定和加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追责途径，包括但不限于：

(一) 确保国际刑事法院拥有调查和起诉国际罪行责任人所需的资源和合作；

(二) 支持将阿富汗因违反其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诉诸国际法院的努力；

(三) 支持将性别隔离定为危害人类罪；

(h) 探索一切对塔利班施压的途径，包括实施更多的定向制裁。

122. 特别报告员建议联合国通过并确保实施一项共同的、有原则的、以人权为中心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战略，以指导联合国所有与阿富汗有关的行动，并确保联合国在与事实上的管辖当局进行所有接触时都考虑到并处理人权问题。